

米香

台灣的農村，只要到了農曆七月將盡，一般也都是稻穀收割完畢的

時候，除了忙著在門前空地上曬滿收成的穀子之外，最重大的就是忙著準備中元普渡的大事了。此刻的村頭莊尾幾乎都洋溢一片過節的氣氛，在平安涉渡一年的風雨之後，才在前幾個時日，用著手中的鐮刀，切斷了最後緊握的一把稻穗，沉甸甸、金黃黃的：在夕陽餘暉當中，滿著一麻袋一麻袋的穀粒，用汗水浸潤著以生命連結的土地，以謳歌頌讚的方式暫別了這生養萬物的母親，春秋代序，時間像流水一樣穿過了歲月的夾縫：讓人 and 土地能得到一時的解放和從容的自由：這時候任誰也不能再去埋怨說歲月的無情，只是因為祂帶走人們的青春……

就在牛車拉走滿是上天祝福的豐收，顛簸的路上發出吱啞的車輪聲：老牛些許拉得辛苦，却也一刻不停地拉走了彼此日夜的懸念，讓生命得到舒緩：而不再有所羈絆，幸福到此其實是不用任何文字來外飾形容的。草草杯盤共笑語，昏昏燈火話平生。簡單、樸素、辛勤、

簡約，就是農家的寫照。

收割的農夫走了，農忙的季节節正在等到最後一抹殘陽的觀照，此刻拾穗的兒童也跟著登場了。往昔，沒有田地可耕種的辛苦人家，只有在農地的舞台曲終人散之際，

才會讓自己的小孩進田裡撿拾殘餘的稻穗。有田地跟沒有田地的，似乎都有一種無言的默契，「你方唱罷我登場」，沒有人會去問可不可以、或行不行，它就如四季的循環。沒有攔阻，沒有任何障礙，抬腳就是李家的田，轉個身跨過壟畝田界又是另一家的了。撿拾稻穗也許是因為貧窮，也許是因為需求，因為它不但可以用來餵食雞鴨，也可以伴著番薯在大鍋攪和的煮熟，作為窮苦人家充饑果腹所用，但它從來不是因為人性的貪婪，「默契」不允許如此，沒有人會在稻穗未收割前就去「撿拾」的。

村裡邊的人，彼此都是熟識的親朋好友，有田跟沒田的都會以「君子」的要求去看待對方，人們都信守一條不用文字的協定，那就是不管是農地主人疏忽

文／高志斌 攝影／楊樹山



的，或因收割時人為的「故意」留置，只要是「殘留」的稻穗，無論多少都是任人拔取：那短暫的幾天，成群的野雀會不時的漫天而下，田鼠也不請自來，而且是團進團出，效率驚人，拾穗的孩子們如果手腳慢了點，連撿拾的稻穗一根也沒了：。「故意」遺漏的稻穗是一種掛念，是土地給人最美的分享。

好心的地主留給下一代的不僅僅是有形的田產，還有一句至今令人聽起來都油然而心生溫暖不已的話語：「別人吃得飽，咱厝ㄟ米才會香。」

百年來，空曠的田野，輪作的田畝，也許有不同的主人，却有一個共同的心情，富足不是完全的佔有，哪怕千百甲的農地只有幾十來斤的稻穗，却粒粒都是對生命的祝福和承擔。